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二十一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 卷二十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一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奏疏

上文帝應詔言事疏

漢賈山

楊文靖公曰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  
 諭盛言其侈靡貪殘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  
 正在無虞之時故舜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  
 秦不為過也真氏曰按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  
 疏言事者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與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  
 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  
 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願陛下留意  
 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



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而况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退誹謗之臣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乃直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陛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湏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

而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陳政事疏

依綱目節本

賈誼

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肯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長沙迺二萬五千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



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  
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  
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  
子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  
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  
受之分地衆而子孫小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  
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  
不可屈信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  
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  
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主上共貢足

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可爲流  
涕者此也今不獵猛獸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  
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  
爲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  
之后以緣其領者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  
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  
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  
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  
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  
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誅語抱哺其子與  
公併偃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  
亡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誼捐廉耻日甚月異而  
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



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筭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爲寒心哉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一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剝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

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



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蓋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股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二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

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士司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以而天子爲故其尊不可及也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也鼠近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即禮以治尹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子自王侯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者也古之所謂山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髮刑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一虜被或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君夫女之係媵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受笞之



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言亦死  
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  
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  
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諄之也尚遷就而  
爲之諱也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劔造請  
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下  
弛上不使人頸繫而加也其有大罪者北面再拜跪  
自裁上不使人摔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  
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爲人臣  
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  
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王上何喪焉此之不爲所  
顧彼之義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論積貯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  
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  
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故其畜積  
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日以長生之者甚少  
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向得不廢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  
早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  
早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遠方之能僭擬者並  
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  
也苟衆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  
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  
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嶼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  
矣

論貴粟

晁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  
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  
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遑湯  
禹加以亡天災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  
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  
貧則姦邪生雖有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乏於衣不待輕  
緩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  
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  
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  
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  
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  
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

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  
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  
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耕不過百畝收不過百  
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四時之間亡日  
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  
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朝令暮改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  
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  
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  
倍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交通王侯力過吏  
執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而農人所以流亡者  
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今募  
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  
樂而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今出而民利者也神



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  
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  
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言兵事

兵

臣聞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  
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  
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  
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  
陵曼衍相屬平野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  
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  
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荏葦竹  
蕭中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  
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

習起居不精動靜不習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  
之音相失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  
鏃同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甲  
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  
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  
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  
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  
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  
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堅甲利刃  
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材官騶發矢道同的下馬地鬪  
劔戟相接去就相薄此中國之長技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  
以大爲小以疆爲弱在俛仰之間耳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胡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則爲表裏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

### 論守邊備塞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貉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

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毳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南畝也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救則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何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居具田器廼募人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不廩食能自給而止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救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相萬也且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警



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論募民徙塞下

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使屯戍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其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老弱善遇其壯士私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徙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永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 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春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十伍一里四里一連十連一邑皆擇其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爲之長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

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還踵以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春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察

諫武帝伐匈奴

主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立 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干天下雖平志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鼠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共地



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  
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郤地千里地固澤鹵不少  
穀乃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負海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  
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  
寡老弱不能相養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  
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  
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竊危之高  
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  
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夫匈奴行盜侵陵所以爲業天性固  
然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  
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  
夫兵又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  
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上宣帝尚德緩刑

路溫舒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  
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  
言譽諛之聲日滿於耳此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  
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  
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殘以刻爲明深者獲  
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  
在人之死是以人血流離刑徒比肩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  
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  
思死播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  
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  
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向則成練者衆文致之



罪明也。故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更之風，悲痛之辭也。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矣。 (天) (幸) (甚)

諫擊匈奴

魏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入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乃天道也。聞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與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

憂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邊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上屯田一

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德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勇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也。臣愚必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



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其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  
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  
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  
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  
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  
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不勝非善  
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  
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  
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  
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

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  
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  
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  
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  
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甲  
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  
臨羗以眎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  
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  
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瘰癧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  
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  
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  
湟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  
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



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克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  
詳公卿議臣採擇

三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  
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  
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  
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  
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  
曲相保為塹壘木樵與誰同謂為高樓望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關且燄  
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  
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  
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  
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

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  
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  
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  
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  
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劫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散貶重  
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  
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為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  
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  
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  
忍加誅令臣數得熟計愚臣伏計熟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  
陳愚惟陛下裁擇

上元帝論治性正家

臣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上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

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衆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一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戒妃匹勸經學 如與配同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觀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



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

后夫人之行

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君子好仇言能致其真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之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上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

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上成帝論神怪

谷永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影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星水淖滿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其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剄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僊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



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祀事  
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嘗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  
爵位重繁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擊  
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  
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  
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林厚爵祿竦  
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唯  
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東洋圖書印



